

城市学

香港文化笔记

潘
国
灵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学：香港文化笔记 / 潘国灵著. —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

ISBN 978-7-208-06855-1

I. 城… II. 潘… III. 文化—研究—香港 IV. G127.6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6619 号

责任编辑 郑 燕

装帧设计 朱 鐔

设计制作 姜 舟



世纪文景

城市学：香港文化笔记

潘国灵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 × 965 毫米 1/16

印 张 14.5

插 页 2

字 数 175,000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6855-1/I · 380

定 价 35.00 元

于21世纪的香港，一个人可以当城市浪游者、秉承波德莱尔之姿或本雅明式的眼光吗？我曾经尝试，但失败了。潘国灵证实比我成功多了。撇开任何托词，这个问题即可以是一个有趣游戏的开始，潘以高度的敏感性灵巧把玩。《城市学》由三篇专注于本雅明的文章开始，潘于另外两文复把本雅明的洞见应用于香港文化之中。对于初接触者，这有一定重量。他的本雅明“实验”有趣和富启发性的地方，最少对我来说，是他选取的场地：香港地铁和九广铁路系统，特别是两铁于尖沙咀东通过地下行人隧道接通的地点……能看出与巴黎拱廊平行之处——玻璃天花与两旁建有商店的商业通道——本身就是一个照见未来风景的创意举动。

——李欧梵，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讲座教授

城市变成一个意义竞争的场域，民间历史挖掘的现场，这现象，尤其发生在近年变化特别快速的香港。也许，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暧昧纠缠，说不出的城市学，去作为我们发声的基础与指引。当香港的保育风潮到历史寻根走到新的局面，我们拿于手上的武器，由过往的一鼓作气或高声呐喊，变成众多城市学者有关城市的理论与诗性文字。

在本雅明等城市浪游文化养分的影响下，潘国灵的《城市学》示范了如何跟一个城市发生关系，又或者如何书写一个城市，可以用如此一种游于其中的方法，既是评论，又是诗意——靠寻常的街头观察、对流行文化的爱恨纠缠、对政治势力的解拆戏谑——无论是在购物商场公共空间，还是看一部城市流行的电影听一首歌，城市化为一个可读的文本，让读者与游牧人自由游走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，这点，于同样超速前进的中国大城市中，当找到那城市人漂泊的共鸣。

——李照兴，文化评论人、《周末画报》城市版总监

目
录

001	序	“迷城记”
-----	---	-------

壹 都市浪游篇

关于城市漂流、晃荡、空间、城市景观……

006	三写本雅明
-----	-------

007	本雅明之复兴
-----	--------

010	本雅明之忧郁
-----	--------

013	本雅明之悖论
-----	--------

018	解构地下铁
-----	-------

020	从时间转向空间
-----	---------

026	流行文化的地下铁想像
-----	------------

031	地铁作为艺术空间
-----	----------

035	尖东站行人隧道
-----	---------

036	概念篇：城市的地下空间
-----	-------------

042	实践篇：行人的规范化宿命
-----	--------------

050	高楼美学
-----	------

051	港九分野
-----	------

056	豪宅修辞美学
060	香港晓庐
062	湾仔作为城市微缩
080	铜锣湾日资百货的句号
084	朗豪坊效应
089	Sex & the City: 一趟性景观之旅
100	两条庙街: 一条地上, 一条地下
107	卡拉 OK 空间论
113	屏幕之城 HDTV as Cityscape
117	香港 Loft 文化空间
122	城市声音译码

貳 文化权力篇

关于性与隐喻、民族主义、生活政治……

130	妓女作为香港隐喻
131	西方殖民书写: 白人眼里出苏丝
137	外来者眼光: 交际花·俱乐部·蝴蝶·中国匣
143	后 1997 流动风景: 香港悲情与励志
149	隐喻小典

152	SARS 的集体记忆建构
160	无烟城市
164	便服文化的多种意义
167	从婴儿车到拐杖车
169	校园暴力“论述”
172	历史与民族主义
174	电视辩论
177	政治笑话文化

叁 流行主义篇

关于消费主义、年轻人文化、流行符号学……

184	Kidult: 成人孩童化现象
192	潮流与惨绿: 概谈香港青春电影
197	香港电影中的离岛
201	流行“神曲”
204	流行曲的后现代符号学
206	节庆生活日志
212	当姚明遇上巨无霸
215	“飘移”哲学
217	香港作为后乐园
221	创意城市

序 | “迷城记”

潘国灵

我是一个方向感不好的人，很容易迷路。小学第一天上学便迷路，结果盲打误撞走到远处一间派出所找警察叔叔，等母亲来接。走入超级市场我会迷失，永远不会一击即中自己想买的东西，却不自觉地在货架之中徘徊。小时候在书店流连的经验也是如此，不会安于一格，却总在书柜丛中兜兜转转。

我不太懂星座，但我后来逐渐相信这是人马座的天性使然，在《新周刊》未提出“飘一代”的很多年前，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“飘一代”了。朋友说我行走的身影像飘的，这当然不是指什么特异功能，而毋宁说是一种精神涣散。即使不走路的时候，我也喜欢眺天望地，灵神出窍，简单说，就是非常“游魂”。

但另一方面，其实我也是高度集中的，在游魂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思索，时刻浸淫于一种反思和内心独白的气氛之中。日积月累，我已非常习惯于在晃荡与停驻之间、在抽离与投入之间做人，并对这种吊诡主义愈加着迷，以致成为我人生哲学及追求；随后加上的矛盾对立还有：悲观与理想主义之间、阳刚与阴柔之间、入世与遁世之间，以及作为香港人与非香港人之间。生于斯长于斯，我会说自己是香港人，虽然我知道这同时包含许多意识形态的建构，而活在这个城市，也必然感染了这个城市的气质；但另一方面，我骨子里一直对某些所谓香港人特性厌

恶抗拒，诸如实际、功利、反智、浮夸、金钱挂帅等。

书写其实本身就充满吊诡，你明知一切终将幻灭，但你还是要写，一若生存。对城市书写的兴趣到底是何时开始的呢？也许就从第一次迷路开始。一个人可以用迷路的姿态来看四周风景，“迷失”中自有一种沉迷，在城市迷宫中游走，也许还包括自制谜题与解谜。“迷”不尽是谜，还可以是另有所得，一若书写。所有思想其实都在混沌中生成，以求清明，如果要绝对了解才下笔，也许就只能等待戈多了。因此才有重写甚至否定，当然这绝不表示下笔轻率。城市书写亦然。我总在迷失之中呈现她。如果没有书写，我可能就不会对这个城市如此关心了。到最后，文字不仅是表达工具，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存力量了。

因此有了本书。断断续续，这些城市文章也写了好几年。《城市学》收入我近年发表于内地以及港台媒体的城市观察文章，其中包括《明报》、*Cream*、《艺讯》、台北《诚品好读》、《网络与书》、广州《城市画报》等（除了“两条庙街：一条地上，一条地下”外，其余均未收在其他书中，将此文收入本书中是为整全起见）；其中也反映作者另一种飘流状态，写作也关乎园地空间，这里太挤就往外头闯，因时制宜也是为势所趋。文章末处我标明日期，除了作为一点参考数

据，也可说是给自己留下的城市印记。年月日，那一刻，写下了就写下了。文章都经过挑选，一些现在看来如流水账的文字，就让它们付诸流水好了。如果当中还有野草沙石，这是我未能去芜存菁之过，但一篇篇文章，自编自写自拍，总算耕耘。

这本书也可说是为城市注入一点文化研究眼光，诸如城市浪游、景观、空间、隐喻、消费主义、符号学等。取名为“城市学”，是相信城市可作为研究、观察、书写的主体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也不无含混之意，因为它从来不是一门学科。这门“杂学”终归还是靠自行修炼、乱点乱读、生活实践，却也因此“只此一家”。所写的都是非常近身的城市物事，而因其贴近，却又往往为我们视而不见，一如我们时以忽略之心对待最近身之人，张眼如盲。凡此种种，也不过是还它们以一点重要性，如果读者以为某些文章真能“见人之所不见”，那算得上是对作者的安慰。

壹 都市浪游篇

关于城市漂流、晃荡、空间、城市景观……

三写本雅明

在马克思与现代化之十字路口中，本雅明也许迷失了，停了步，凝神观望。他看见了波德莱尔在街角，散落诗人光环的碎片。他又看见拾荒者、政治密谋家、波希米亚人、流浪汉，和乔装打扮的妓女。他给他们一个统称：城市游荡者。

其实他非始作俑者。正如现代性的警世定义：短暂的（transitory）、逃逸的（fugitive）、偶然的（contingent），其实是来自波德莱尔。但我们还是把这些归之于他。波德莱尔不会觉得被剽窃吧。本雅明本人说过：他心目中最伟大的书，就是由引言写成（“通过引用，所赋予的语境被破坏，产生绝不满足的无限的新语境”）。给他引了，就变成他的了，也算是写作的颠覆。

这可不是他的托词。他有收藏家的热情，最爱收藏的，我想是“引言”。难怪他爱把自己“反锁”于国家图书馆中，以图书馆的过去抗衡现在与未来。有时我会想，如果他当年取得教授资格，他是否就做不成一个城市游荡者呢？盖城市游荡者，非以双腿成全，而终究是精神的无所依归和永恒飘泊，一若“无用之人”，一若走入市场与妓女无异的文人。他认识了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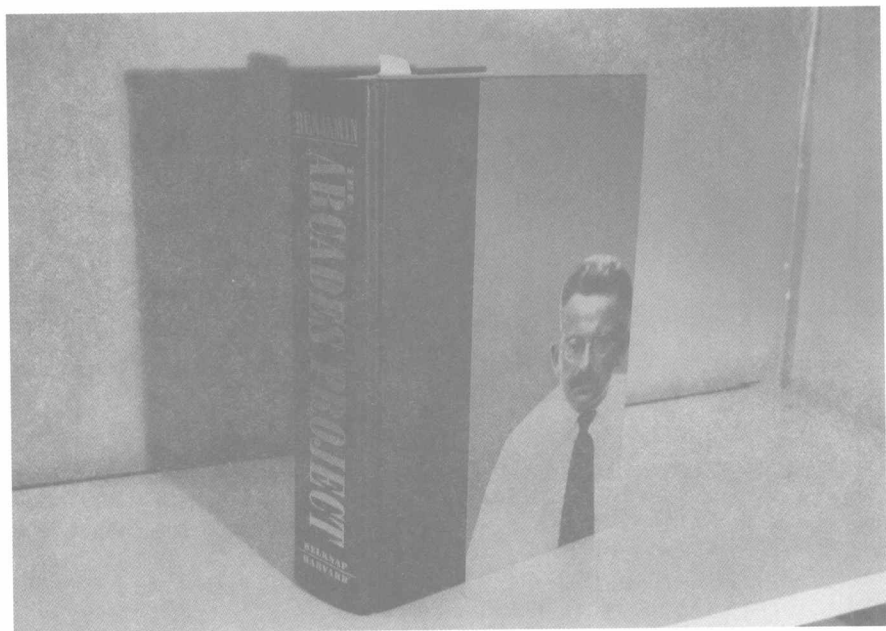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思想不能与生命扣连，就成了空泛之言。阅读本雅明，也阅读了自身一点什么。因此有了这“三写本雅明”。

本雅明之复兴

如果说2004年香港有一个“本雅明复兴”，我想是不为过的。沃尔特·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, 1892—1940），最为人熟悉的是他的都市浪游人（flâneur），此外，他的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、《翻译者的工作》、《论波德莱尔的〈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〉》等，都是几代文化论者必看的文章。在香港，一直是本雅明拥趸的学者，最为人所知的，民间有马国明，学院有阿巴斯（Ackbar Abbas）。

2004年，李欧梵教授从哈佛荣休回港，在中大文化系开的首个研究班，研读的就是本雅明，特别是他的《拱廊街计划》（*The Arcades Project*）。李欧梵与本雅明也许相逢恨晚，记得他说写《上海摩登》时还没细读过本雅明，后来一看，竟有相似之处，他反复琢磨《拱廊街计划》，我想，这本书也登上他最爱之列了。他其中一本文集便命名为《都市漫游者》。2004年10月，第二届牛棚书展举办在即，以“李欧梵·一条街”做头炮，由大教授率领大队，由金钟太古广场行到铜锣湾时代广场，实践行街哲学。更重要的是，同年12月，香港出现首个本雅明国际研讨会“本雅明——亚洲对话”，由岭南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及歌德学院主办，研讨会云集来自德国、克罗地亚、北美及本地学者和本雅明迷。无独有偶，媒体上《明报》开辟了周日“行街睇嘢”（逛街看什么）全版，讨论行街文化，也登了不少提及本雅明的文章。本雅明的曝光率愈来愈高，著作上，胡恩威的《香港风格》也是以本雅明《拱廊街计划》作为“阅读城市方法”开场。

《拱廊街计划》这本书真是看得人头痛又惊叹。这么磅礴的构想，怪不得有人说，即使本雅明没有自杀，它也注定是一个“未完成的计划”（unfinished project）。这本书不容易阅读，我想也无谓过分斟酌于细节，它始终不是一份完好书稿，而是研究过程留下的杂思、笔记，是一本真真正正的 *The Making of*，他赴黄泉时



本雅明在1927年制定研究巴黎拱廊街计划，至死未休，现书由两个梗概和一大堆笔记组成。

一并烧毁的手稿。然而命运总是出人意料，不知怎地，手稿后来又在图书馆中被发现，隔了半个多世纪后被出版。因此，看不明白也是自然的，细节的不解丝毫不影响读者对本雅明这部奇书的赞叹，是怎样的心灵才可以装得下如此宏大的构想。

在香港，本雅明在2004年和2005年的小复兴，自然有偶然因素，但此时此刻阅读本雅明，也有特殊意义。在发展主义力发千钧、重建巨轮势不可当、政府和地产商担当主要城市规划者角色的大环境中，一般市民参与城市空间的声音微弱得可以。本

雅明的“浪游人”，不提其忧郁和诗化特质，骨子里始终有着抗争意识——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进步的抗衡。香港，是一个适合浪游人的地方吗？香港的街还有得“行”吗？街头还是一个 social happenings 的场景吗？还是“行街”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行为，预先被导向及设定于行人徒步区和大型商场之中？本雅明称巴黎为“浪游人的应许地” (the promised land of the flâneur)；香港不是巴黎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浪游人的“行街”，就多了一种与权力抗衡的象征和实践意义。

2005 年 6 月

本雅明之忧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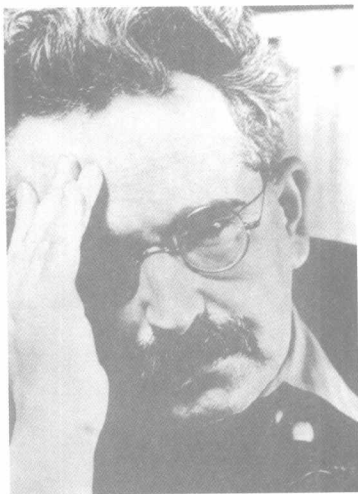
“忧郁症的人允许自己享用的惟一
乐趣，也是强有力的乐趣，就是寓言。”

——本雅明《德国悲剧的起源》

生前潦倒，死后风光，文学家卡夫卡、画家梵高、音乐家舒伯特等，都是例子。他们都不是毕加索，在世时已享尽掌声，名利双收。一些艺术家就是不属于他们的现世。

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中，却鲜有说到思想家。比如沃尔特·本雅明。你不难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如下的生平概述。本雅明，1892年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，命途坎坷，教授资格论文《悲剧》遭到拒绝，在学院

谋教席的梦想破灭；希特勒上台，他更不得不开始流亡，1940年为了躲避纳粹迫害，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小镇波港（Port-bou）服用过量的吗啡身亡。这位现在被视为伟大思想家的本雅明，生前除了大量报刊评论文章外，只有《德国悲剧的起源》和《单行道》问世，而这两部著作当时也没引起广泛关注。死后15年，本雅明生前好友阿多诺（Theodor W. Adorno）出版了德文两卷本的《本雅明选集》，从此本雅明才开始被重新发现。之后，就是之后



本雅明，巴黎，1939年。关于这帧照片，苏珊·桑塔格说：“他的表情凝重，看上去更为内向。也许他在思索或倾听。”

的事了。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西方新左派运动掀起本雅明热；1978年《本雅明书信集》问世；1972年至1989年间，七卷本《本雅明全集》陆续推出。最不可想像的，是终生也只是停留于庞然构思的《拱廊街计划》，隔了近半个世纪，于1982年出版德文版，英译本迟至1999年才问世，期间相隔17年，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，这本巨著实在是太难翻译了。

可以想像，本雅明是痛苦的。他没有尼采的倨傲：“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。”但世事之诡谲，就在于反面的东西往往成就了一个人。如果本雅明考取了德国教授资格，他还会四处漂泊，在巴黎的拱廊街中浪游沉思吗？当年拒绝了其论文的法兰克福学派，有亦师亦友的阿多诺；没有他当年的拒绝，又会否有后来的成全？但与其说阿多诺从1950年代陆续编纂本雅明选集和书信集是一种补偿的话，不如说，阿多诺本来就是既拒绝又欣赏本雅明的。有些人，写的东西不为体制所容，但独特的思想是无法掩盖的。

也因此，在学术上、在政治上、在写作上，本雅明注定是一个“浪游人”——怪不得这占据了他思想体系的重要位置。生活的遭遇叫他成为一个忧郁者，而偏偏又是忧郁的特质成就了他——苏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写本雅明的文章“在土星的星象下”实在太好，她对土星性格的人是如此具有洞察力，深刻地道出忧郁(spleen)乃理解本雅明作品的一把钥匙。她又明白忧郁型的人常处于沉浸状态，但由于情绪强烈，又容易精疲力竭，她说：“因此给写作设立了一个天然的限度，在此限度里他刚好能够阐述他的观点。”由此来看，报刊评论不也是本雅明这个忧郁者的最佳归宿吗？就连他自杀的方式——服食过量吗啡，也是那么“本雅明”。如果你读过《拱廊街计划》，当会发现intoxication、hashish等与麻醉品相关的字眼出现的频繁（譬如M1.3的一段：An intoxication comes over the man who walks long and aimlessly through the streets），一切其来有自，事实